



西藏宗教概说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宗教概说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理论教研室

彭英全 主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宗教概说

编 者 彭英全

责任编辑 杨志国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插页:4

1983年1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统一书号:11170·11

定 价:0.45元

前 言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宗教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进到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加之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因而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

我国西藏地区,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是宗教“圣区”。先是苯教,尔后是佛教,都曾在西藏广为传播。特别是十世纪以后,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历代中央王朝和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大力扶持,佛教在西藏再度兴起和大肆发展。不仅成为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雄厚的经济势力和强大的政治势力存在,对西藏地区和藏族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藏族的哲学思想、历史传说、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等都与宗教意识密切相关。诸如语言文字、历史要籍、政治法规、文学著作、音

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建筑等，无不染上浓郁的宗教色彩。宗教意识和宗教活动在群众日常生活中占着重要地位，涉及到人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深刻地说明了宗教和西藏社会、和藏族群众的密切关系。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正确解决西藏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一个方面的任务。同时，加强对西藏宗教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无疑地对研究西藏社会的历史，研究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研究藏族思想史、哲学史、文学艺术史等等，都会是有很大裨益的。

这本小册子是在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理论教研室《西藏宗教概论》（讲稿）的基础上改写的，力求能满足读者对西藏宗教问题的兴趣，使读者对西藏宗教各派能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编写过程中，除查阅了一部分汉藏文古籍资料 and 利用了本院收集的有关调查材料外，还吸收了解放前后国内研究西藏宗教问题的人士的许多学术成果，特别从牙含章、王森、柳陞祺、王尧、吴钧、丁汉儒、唐景福、温华、孙尔康等同志撰写的专著、论文和有关资料中得力甚多，谨在此说明，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见识不多，这本小册子肯定存在不少问题，诚恳希望专家和读者们提出批评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西藏古老的宗教——笨教	(1)
一	西藏原始的“自然宗教”	(1)
二	笨教参政	(3)
三	笨教流派的演变及其衰落	(5)
第二章	佛教传入西藏	(8)
一	西藏佛教的渊源	(8)
二	佛教开始在西藏的传播	(13)
三	佛、笨之争	(16)
四	西藏佛教的“前宏期”	(20)
五	顿、渐之争	(23)
六	朗达玛“灭法毁佛”	(26)
第三章	佛教在西藏的再兴和发展	(28)
一	佛教在西藏再兴的历史条件	(28)
二	佛教在西藏的再度传播	(30)
三	西藏佛教的“后宏期”	(32)
第四章	西藏佛教的派系	(37)
一	宁玛派(红教)	(37)
二	噶丹派	(42)
三	萨迦派(花教)	(45)
四	噶举派(白教)	(51)
五	其它教派	(62)

第五章	格鲁派(黄教)	(65)
一	格鲁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65)
二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67)
三	格鲁派寺庙集团的形成	(70)
四	格鲁派在西藏统治地位的确立	(73)
五	格鲁派的教义教法	(78)
第六章	西藏佛教的组织 and 制度	(82)
一	寺庙的组织机构	(82)
二	僧侣入寺和学经制度	(86)
三	僧侣的等级制度	(88)
四	宗教特权制度	(90)
五	活佛转世制度	(93)
第七章	达赖和班禅	(98)
一	达赖、班禅称号的由来	(98)
二	诸世达赖	(100)
三	诸世班禅	(114)
第八章	西藏佛教对西藏社会的影响	(122)
一	西藏佛教对西藏经济的影响	(122)
二	西藏佛教对西藏政治的影响	(125)
三	西藏佛教对西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130)

第一章 西藏古老的宗教——苯教

一、西藏原始的“自然宗教”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勤劳智慧的西藏人民，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开拓了这一片广阔富饶的土地。在与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缔造、发展和保卫伟大祖国的斗争中，西藏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写下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

西藏自古就有人类居住。从1958年在西藏林芝发现古代人类头骨，直到1978年昌都卡诺村新石器遗址的出土，二十年来，西起阿里地区，东至昌都地区，北起那曲地区、南达定日、墨脱等地，发现大量的旧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计有石器、骨器、陶器以及建筑遗址等等，充分证明西藏高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

在藏文历史文献中，有一段关于“猕猴变人”的传说记载（见《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雍仲苯教史》等）。传说有一些由“猕猴”变成的原始人，最初居住在雅隆（ཡུལ་ལྷོ་ཁོང་）河谷（今山南地区）一带，是藏族的祖先之一。这与林芝古代人头骨的发现大体上是相吻合的，因而也是可信的。

雅隆河谷的原始人，群居在鸟兽群集、果木丛生的河谷山林中。他们以树叶为衣，以野生的青稞、豆类、果物为食，先后发明制作了弓、矢、斧、刀、投石器、箭镞、甲、盾等，形成了许多部落，过着漫长的原始社会的生活。

由于生产实践的作用，原始人摆脱了象野兽一样完全消极地适应自然界的状态，逐渐意识到周围许多自然物同人们经济生活的利害关系，但又无力加以控制，从而只能对自然物抱有某种希图和祈求，并加以崇拜，这便逐渐地产生了原始的“自然宗教”。当时在西藏地区流行的也正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宗教”，叫做笨教(བོད་ཆེན་མོ་)。

笨教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已不可考。一说最早出现在香雄地区(今阿里及其以西的部分地区)，后来才传入雅隆地区的。总之，它是当时普遍流行于青藏高原的一种原始“自然宗教”。它与中亚、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等地的萨满教以及汉藏地区远古时代流行过的巫教，有相似之处。

笨教相信万物有灵，“以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霆、雪、雹、山川、陵谷、土石、草木、禽兽，乃至一切万物等幽灵巫鬼，祈福禳灾为事。”《新唐书·吐蕃传》中记载：古代西藏“重鬼右巫，事獯羝为大神。”獯羝是一种高原羊，肉可食，皮可衣，毛可编织，又是运载工具。在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里，一些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动物被当着神灵来崇拜，是很自然的事情。笨教把宇宙分为三层境界。最高层是天神居住的地方，住着天神六兄弟(ཁ་ཁ་ཁ་ཁ་ཁ་ཁ་)和他们的眷属，最大的天神是“什巴”(ཤི་པ་)，他是创世主。在藏族古代神话中，有关于什巴创世的传说。中层是人居住的地方。下层是神魔鬼怪凶煞居住的区域，如：掌管人的疾病的叫“龙神”(ལུ)，现在西藏还把麻疯等严重传染病称为龙病；掌管自然灾害的叫“念神”(གཤམ་)传说念青唐古拉山就是一尊大念神，还有地神等等。它们同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能给人以祸福、灾祥、凶吉，人们是千万不敢触犯

它们的。笨教还把世界视为由许多相联系的方格组合成的，天神、人、魔鬼各处于一定的方格之中。这种并列的方格观念其实就是各个原始部落的独立平等关系朴实的反映；当然，天神、人、魔鬼之间又存在着许多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就要求产生一种能通“神鬼之路”的巫师，这种人被称为“笨波”（བོད་པ་）。藏文有关历史资料中提到的笨波很多，有天笨波（神笨波）、地笨波、笨钦（大笨波）等等，最大的笨波称为“贤若普”（ཤེས་ལེན་པ་འཇམ་དཔལ་ལྷ་མོ་）。他们既能通神，经常以神的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同时又有役奴精灵魔怪的本领。最初的笨波是兼职的，并无多少特权，后来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笨波才成为专门职业者，并通过宗教活动逐渐拥有财产，同部落首领一样，变成了统治阶层。他们还和部落首领一起，把宗教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拼命扩大宗教权力。于是，作为西藏古老的原始“自然宗教”的笨教，便逐步向着“人为宗教”转化了。

二、笨教参政

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西藏早期社会大小无常，无君臣上下之分，是典型的原始社会。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左右，雅隆部落的首领（即后来被尊为西藏第一代赞普的人）聂赤赞普（ཇམ་པུ་མཆོག་པོ་）被拥为“六牦牛部”（པོ་ཏོ་ལྷ་པོ་ལྷ་པོ་ལྷ་པོ་ལྷ་པོ་ལྷ་པོ་）部落联盟酋长时，阶级分化开始出现。传说聂赤赞普就是由笨教徒拥立的，这说明当时笨教已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藏文史书记载，自聂赤赞普至拉脱脱日年赞（ལྷ་མོ་མཆོག་པོ་ལྷ་མོ་མཆོག་པོ་），凡二十七代，都以笨教护持国政。在这期间，

笨教徒的权力大得惊人。他们能够“作纳祥求福，祷神乞药，增益吉祥，兴旺人财之事”；“作息灾送病，护国奠基，祓除一切久暂违缘之事”；“作指善恶路，决是非疑，能得有漏神通”；“为生者除障，死者安葬，幼者驱鬼，上观天相，下降地魔。”（《西藏王统记》）他们不仅以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指导者和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干预和控制人事的各个方面，如出生、婚姻、疾病、丧葬、迁徙、出行、种获、渔猎、放牧等，而且已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政治力量，参与部落中政治军事等大事的政策制定，诸如交兵、会盟、部落首领的安葬建陵、新首领的继位等，都得通过他们或由他们亲自出面来主持。早在第八代赞普志贡赞普（ཞི་གུ་མ་འཛན་པ་）前，部落内就设有“敦那钝”（མདུན་ན་འདྲན་）的职位，一般认为即系掌管政务的笨教巫师，所以又被称为“孤笨”（ལྷ་ཤན་）这些常在赞普左右身居高位的人物，不仅是统治阶级的得力工具，实际上也已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他们以“天神”的名义宣称：赞普是天神的儿子（ལྷ་མཚན་），是受天神的委托来统治人间的。并捏造自聂赤赞普至塞赤赞普（ཤིང་ཁྱི་འཛན་པ་）等最早的七代赞普，死后均“功毕返天”了，借以神化赞普的权力，维护赞普的最高统治地位。但这些宗教当权者又多是些贪得无厌、野心勃勃的人物，为了扩展自身的权势和利益，同赞普王室亦经常发生矛盾，这时他们便往往借助神的旨意，要挟、控制赞普及其王室，甚至不惜采用谋杀手段加害赞普本人。相传志贡赞普之所以被人谋杀致死，其背景便是当时吐蕃王室同笨教巫师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参见《贤者喜宴》）

三、笨教流派的演变及其衰落

善慧法日《善说一切宗教源流及教义晶镜史》中说：

“藏地所宏之笨教分为三派：（一）笃笨（དྲ་པོ་པོ་པོ་），（二）洽笨（ཁྱེ་པོ་པོ་པོ་），（三）觉笨（འཇུ་པོ་པོ་）。”这三个派系的先后出现，也表明了笨教在西藏的演变过程。

（一）笃笨派：在聂赤赞普后六代的打赤赞普（པདྨ་པོ་པོ་པོ་）时，卫（前藏）翁雪纹地方，有一个叫汝辛（རུ་མི་པོ་པོ་）的人，是一个笨教大巫师。他宣称能通鬼神，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鬼怪精灵，并且精通祭祀、禳祓、遣送、役使鬼神的法术，能“上祀天神，下镇鬼怪，中兴人宅。”他把过去笨教的种种巫术加以总结，并设法把各地的笨教徒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派别，叫笃笨教，又称笨教黑派（ཆང་པོ་པོ་），或因笨派（ཁྱེ་པོ་པོ་）。以后一段时间，此派大盛。他们之中就有人担任过“敦那钝”的职位，参与掌管政事。

（二）洽笨派：这是来自外地的笨教徒所开创的一个派别。相传志贡赞普被杀后，他的儿子布带公杰（བུ་རྩ་པོ་པོ་པོ་）起兵镇压反叛，笃笨派受到很大的威胁，不能不借外来笨教徒的势力相助。于是便从克什米尔、勃律和香雄三地请来三位笨教巫师，从中调停笨教徒和赞普王室之间的矛盾，答应由笨教主持为志贡赞普举行隆重的葬礼，同时亦请赞普王室重新支持笨教。这三位外来的笨教巫师，带来了一套笨教的教义，结束了原来藏地笨教只重巫术没有宗教理论的历史。但因当时西藏无文字，这些教义只能口头流传。有的藏史资料中说，自布带公杰时期到吐蕃王朝建立以前，是笨教发展的第

二阶段，指的就是洽笨派盛行的时期。

(三) 觉笨派：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笨教在同佛教作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演变成的派别。所谓觉笨派，意思就是搞翻译的笨教派别。因佛教传入西藏带来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而笨教当时尚无经书，不能同佛教抗衡，所以也开始搞起经书来，主要是翻译一些佛经，并把它改头换面，充认笨教的典籍。这一笨教流派又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前期觉笨派是一个叫青裙班智达(པདྨ་ཉི་ཤེས་པ་ལྷ་མོ་པོ་ཅན་)的人创立的。他搞了一个“伏藏”(གཏེར་མ་)即把一些翻译经典埋藏起来，伪称是古代笨教宝藏，后又由他本人挖掘出来公诸于世，借以抬高笨教的声望。中期觉笨派起自甲哇强曲(ཁྱུ་ལ་བའི་བྱང་ཆུབ་)。他本人先学佛法，后改信笨教，便将一部分佛经改为笨教经典，事情被发觉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ཞི་ཤང་ལྷ་མོ་ཅན་)下令严禁，很多人受株连被杀。但仍有笨教徒将他译的经书私藏起来，作为伏藏，后挖出传世，称《本藏法》。后期觉笨派，兴于朗达玛(ལྷ་ང་ཏ་མ་)灭佛以后。当时有个后藏地方人辛古鲁伽(གཤེན་གྱི་རྩ་དགའ་)在前藏笨教圣地达域卓拉，将大量佛经改为笨经，如将《般若十万颂》改为《康勤》(ཁམ་ཆེན་)，《般若二万五千颂》改为《康穷》(ཁམ་ཆུང་)，《瑜伽师地论》的《决择分》改为《笨经》(ཐོན་མཛད་)、五部《大陀罗尼》改为《白、黑龙经》(ཁྲ་འབྱུམ་དགའ་རྒྱལ་)等等。他篡改佛经，别创名称，并加入许多笨教的说法，使其融合为一套较完备的笨教经典。后来也搞了伏藏，以便于流传。这三期的觉笨派，又称为笨教“白派”(ཐབ་དགའ་)，或“果笨派”(འབྲས་བུའི་ཐོན་)。

佛教传入西藏后，苯教同佛教曾经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苯教虽然不断地变换斗争策略和手法，但终因其教义不能适应奴隶主阶级的需要，渐渐失去统治者的支持，又敌不过佛教庞大精密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退出西藏的政治舞台，演变为一种民间信仰，在西藏偏僻地区流传。到解放前夕，西藏各地苯教大小寺庙有三十多个，信仰苯教的仍有几万人。

第二章 佛教传入西藏

一、西藏佛教的渊源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悉达多传说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5年，活了大约八十岁，大致与我国的孔子同时。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是在古印度奴隶制度下，社会极为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印度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普遍使用铁器，农业生产的水平有了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达起来，一批城镇小邦兴起(迦毗罗卫国就是当时的一个小邦)，经常互相侵并，发生冲突。在政治上，雅利安人自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土著民族后，创立了野蛮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称为婆罗门)为最高的社会阶层，奴隶(称为首陀罗)是最下贱的阶层。首陀罗是非雅利安人，受着极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被婆罗门随意驱逐甚至残害。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不仅被订在法律中，还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的教义中。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种姓制度问题上，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导致社会动荡，生产下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得不到温饱和安定。痛苦、失意、无望、颓废是当时一般的社会情绪。

这种社会情绪也使作为一个小邦王子的悉达多受到感染，他思想日益苦闷，产生了消极厌世的念头，不愿继承王位，便外出寻道。开初他也想从婆罗门教中探索出解除苦难的方法，但终于不合心意，便舍弃了婆罗门教，闭居山林静坐。经过几年的冥思苦想，一天他坐在一棵毕钵罗树（后被称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下终于悟出了所谓解脱苦难之道，便宣布自己成了佛了。后来他便到中天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组成僧侣集团，逐渐形成了佛教。到他死的时候，佛教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精细的唯心主义体系，后来由于不断的传播，发展成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教义就显得更为杂乱了。

“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称是释迦牟尼最初说教的内容。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宣称的所谓“四大真理”。所谓“苦谛”，就是说人世间一切都是苦的，人生一世会遇到生、老、病、死……十六苦（或说八苦），没有丝毫乐处，引导人们去厌恶人世。所谓“集谛”，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集”是“原因”的意思）找来找去，佛教徒找到了两条原因：一条叫“业”（干事情），这是致苦的正因；一条是“惑（烦恼）”，这是致苦的助因。业和惑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和惑，苦果自然随之断绝，就可以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这就叫“灭谛”。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就必须修道，这就是“道谛”。佛教所说的“道”就是涅槃之道。所谓“涅槃”，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就是死的化名（这种化

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修行,以涅槃为终极目的,其实就是引导人们去求死。四谛之中,苦、灭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最苦,涅槃最乐,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思想。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一点也不敢触动,仅以消极厌世和追求死亡的说教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苦谛以生老病死等作为人生中最大的苦难,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些苦难,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这就很巧妙地掩盖了阶级矛盾,抹煞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造成被压迫人民痛苦的根源。这种说教当然是对剥削阶级有利的。诚然,剥削阶级也会遇到生老病死等问题,但他们是从剥削阶级的贪欲本性来考虑这类问题的,即如何才能长寿,如何在来生来世也能保住荣华富贵的地位等等。而这种说教,不仅迎合了剥削阶级的贪欲心理,还为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剥削阶级在纵情享受的同时,分出一部分财物施给寺庙,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福报。“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佛教正是这样向剥削阶级廉价地出售进入天国的门票。

佛教在进一步分析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十二因缘”说。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依赖于某种条件的,离开了条件,也就无所谓存在。人生命的起源和过程也是依赖于条件的,这就是十二因缘。即无知(“无明”)引起意志(“行”),由意志引起了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身体的精神和肉体(“名色”),有了名和色,就形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感觉器官的“六处”,六处引起和外界接触(“触”),由触引起感受(“受”),由受引起贪爱(“爱”),由爱引起对外界事物的追求索取